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成都新聞

第叁伍伍號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清血追毒　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亦能服丸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訪單遵服勿悞　成都市會府總處街　和盛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鹽市口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十九日演　除夕

大光明　四月十九日演　自由魂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瘡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新戲詞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　訂合一冊現已出書　原價四角特廉價　每冊三角外埠加郵　代價外加　胡蝶跳舞　孫悟空跳　黃河出洋　花先生　寄捐款　國軍大戰　成都新聞經售

冒險成　專治婦女戰病男女危險內症　有意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寓

笑笑笑　笑史笑真笑正妙　哈哈哈笑　又跳又滑稽　又香豔　有官場　和尙與老道　黑幕一齊描　會瞧瞧　瞧了了　都叫叫　了妙七七　呼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　郵票代價五仙　太太外來瞧　買得體　笑得吊　眼淚熱鬧　又不悄　又有鄉　笑賢社連笑

煙　煙禍　煙禍好　煙禍記純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購實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賽金花訪問記

【白燕自古城寄】

平訊。亡清名妹賽金花。人海浮沉。閱遍滄桑。戊戌變政。庚子拳匪。民國肇造。皆躬親遭逢。晚年適贛人魏金鏴。魏故後。賽金花卽來平居住。近日忽染病甚重。且已預備後事。或謂已死。記者以庚子時。賽功在北平。一般久居燕市者。頗多關心。昨特赴賽之寓所訪問。茲將詳情。誌之於後。

賽金花居南城。貧窟中。門上貼有（江西魏寓之字樣。叩門後。一四十許之男僕出。記者述明來意。當承導入。其院極窄小。長可兩丈。闊僅五尺。有北房兩間。東房一間。幷有黃土兩堆。幾佔全院三分之二地方。賽住東首北房。門上掛有蔴包所製之門帘一塊。時有一年約五十許之老婦迎出。卽爲賽之女僕金氏也。賽亦迎出房門。記者睹賽滿面紅光精神極佳。屋中什物凌亂。幾若無人居者。棹上供有佛像。爐中餘香猶在。壁上懸有已故名士樊山。易實甫諸人之字畫。落坐後。賽以一名片予記者。上印有一魏趙靈飛。彩雲適魏金鏴的字樣。一略作寒暄。遂有如下之談話賽金花一生遭際。悉如去歲報載。彼適魏金鏴後。生有一子。先魏夭亡。嗟一。頗爲不肖。賽對其早視爲路人。孫一。現在天津讀書。且於去歲完婚。北平僅賽僕人居住。及男女僕各一。晚近賽以青燈經卷。以圖了此殘生。以老境坎坷。生活頗爲淡白。日以粗茶淡飯充餐。幸有二三故友。從旁援助。尚不致有凍餒之虞。日前確曾患感冒數日。卽愈好。外傳預備後事不確。賽言及此。不勝感慨。大有恨不得脫濁世之意。言及國難方殷之事。賽談庚子事。如數家珍。據談。儂老矣。其奈不能出力何。又見此英雄對國事始終關心也。彼對現今摩登女郎之摩登。頗爲不滿。謂革新應由思想上革新。尊些外國皮毛。骨子裏還是老腐敗。究有何益。此語頗中肯。此一老摩登是不凡也。最後幷將允平生遭際。草出。送記者代爲發表。記者當表示謝意。

絕妙好詞

有人嘲大鼻子詩云，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兇。臥床撐帳頂，入戶觸屏風（或作平垂一寶塔　倒掛兩煙囪）親嘴全無分，聞香大有功，江北一鼻涕，江南雨朦朧，形容大字詼諧得妙，又有人仿此詩嘲紅鼻子曰，鼻子人人有，惟君色不同，火山常熄焰　冬日不防風，倒視如澆蠟，橫看似斷虹，偶然擡頭望，照耀滿天紅　雖不如前詩之妙，但紅字較難形容也。

%　%　%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illegible]】（104）

第二十一回　如君驕奢陶情作樂　兵官醉飽出醜露乖

卻說春帆小谷到京後。分日遍游名勝。如先農壇。天壇。萬生園。頤和園等。皆賴志成作引導。均得入內暢遊。儘三日光陰。遨游殆遍。並陶然亭。白雲觀。玉泉山。等稍稍著名的所在。都去游覽一遍。這日陰雨連綿。不能出游。只好等在寓中沽酒對酌。談談連日游覽的風景。小谷道。不愧皇都富麗。甲於全國。像頤和園內的樓台亭閣。建築時。不知費了多少金錢和心思。纔有這樣的美觀。春帆答道。這座頤和園。實爲中國貧弱的厲階。小谷訝然道。中國如此地大物博。怎見得造了一座花園。竟會使國家貧弱呢。春帆道。頤和園本爲西太后燕息之所。因嫌建築簡陋。特召名畫師繪圖改建。只求宏壯美觀。不惜工資浪擲。內帑告乏。工程尚未及半。西太后便問李蓮英公家可有巨額閒款。挪作建園之用。李蓮英凝想一回。奏對道。只有各省按年解繳海軍衙門的海軍費。雖經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充編練海軍經費。所餘甚夥。移挪若干。足敷應用的了。西太后立降懿旨。着海軍衙門將所餘海軍費。撥充修建頤和園之用。時際昇平。海軍似非急務。所以各王公大臣都無異議。等到李鴻章曉得。已經動用咧。總想修葺園林。所費有限。故亦未曾反對。不料經管衙門和經辦大員。上下其手。侵吞公款。飽入私囊。等到工程告竣。海軍經費用得乾乾淨淨。使李鴻章徒負編練海軍之名。所購戰艦。都屬窳敗不堪的舊艦。略加粉飾。外觀甚美。戰鬥力卻薄弱極了。以致甲午日釁。清陸軍先敗於平壤。李鴻章卽令海軍馳援。不料行抵鴨綠江。正遇日本海軍艦隊。激戰數小時。清海軍全軍覆滅。艦也不曾逃回。就此大中國。降爲弱小國。時受外侮。割地賠款。一敗塗地。如此說來。豈非頤和園爲之厲階呢。小谷含笑道。富家生了不肖子。足以傾家蕩產。那西太后實爲覺羅氏的敗家精。滅絕人倫。因英明的帝子。寵信拳匪。肇外禍於京津。清祚雖非斷送在他手裏。追源禍始。西太后實種亡國之因。將來修清史者。必然秉筆直書。慈禧實爲亡國之后。春帆道。西太后本屬小有才之女流。祇因平定端肅之亂。一般王公大臣。都目爲安邦定國之賢后。任令他終身把持朝政。這也是國祚將終。纔有此禍水。便宜他早死了五年。一齣取成都却由隆裕代演了。譜兄弟倆且談且飲。直喝得酩酊大醉。就此略進晚膳。倒身榻上。深入醉鄉。直到翌日。兩人先後醒來。已經紅日滿窗咧。各自下床盥洗畢。小谷道昨晚睡時簷溜滴瀝。不料今日會這樣大晴日朗的。天公如此做美。莫教辜負良辰。我們今天往那裏去游玩呢。春帆答道。志成不來。遠游乏興。我們倆就近往中央公園去。學學時髦吧。原來中央公園。爲京中最時髦的游憩所。一般闊姊太貴公子。都視爲唯一消遣場合的。當下兩人先往琉璃廠觀玩」一回古董。小谷化五十金。購得一件磁質小插屏。畫着紅樓夢上的十二金釵。工緻絕倫。確爲乾隆窰精品。小谷得此便宜貨。快活得什麼似的。和春帆回寓進餐。將磁玩藏過。然後同來中央公園因時候尚早。遊人稀少。全園兜了一轉。但見紅男綠女。陸續而來。他們倆便向四面廳上擇座品茗。春帆要揀僻靜雅坐。小谷表示反對。含笑說道。你說來軋時髦。應當坐在出入要道。

春興合　新打判官

第四幕　『楊劍編』

（書記唱）古時代軍用品至而今。（一介一自從盤古以來。都有。這十八班軍器。到而今不知有若干年代。還保存得這樣好。眞是難得呵。（丑唱）那一邊博物館鐵石陳品。（介一內面有七殺碑。玉碑。鐵鼎等。都算是古蹟之一種。（司法唱）這圖上繪的是火燒皇城。（介）此一張圖。實在繪得很好。把一些被打死的人。合炸壞房屋。都是繪得很明顯的。眞是不容易繪呵。（丑唱一我們在荷花池去把茶飲。（介）那裏樹木很多。空氣也很新鮮。幷且。往來的人。都能見得到的。實在有趣極了。（書記唱）在那裏談談天等等摩登。（介）這一些的古蹟。我也無心去看了。在池邊去閒一點猶氣）（丑放腔唱一行至在荷花池抬頭觀論。（介）此地玩耍的人。竟把這池子的週圍。都坐滿了。（司法與書記同唱腔）叫一聲茶博士我有話捌。（司快叫茶堂官介（堂官拿茶來。（堂官答介）來了。（丑介）我們在此談天。（司法與書記同介）大哥快看。摩登來了。（丑驚介）在那的。

第四幕完

春日自憤之豹

集唐人句

三年從事亞夫營。草綠湖南萬里情。誰愛風流高格調。應憐世故一儒生。薦衡昔日知文舉。買賦何須問馬卿。時命難乖心轉壯。論功還欲請長纓。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穩妥便速　聽客自便

家庭小車票　每票四角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城內車站　南新街本行

花會車站　城牆邊本行停處車

悟一子相命館啓事

啓者本館前在羊市街南溝頭巷內設館早爲一般諸君所知去歲因事出省故耳停館刻下業已回縣顧主所求特在家中推算以便諸君各界疑惑他每日只推十長推滿不候萬望原諒爲盼地點署前街第四十三號相士悟一子合叩啓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種丹

能治病 能戒煙 亦能止痛 功效神速 代售處皇城壩三十□永盛通

黃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今一旦全愈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症莫不着手生春溫病曾經服食後藥到病除之功有意想不到之妙鄙人遍訪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上治病之方俱不及黃君之靈見效之神令人驚佩茲特表而出之總之黃君之術別處所不能醫者君可通其治病 曾笑俗啓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名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愆期服了此丹能調經種子百病消除 孕婦忌服 因內有探胎散 每瓶大洋壹元

南門外 總經售 [illegible] 德生藥房 府街 [illegible] 大藥房 守經 [illegible] 藥房

越嶲縣縣長兼游擊司令官應銘政績

越嶲縣府政令苛刻人民受其壓迫之侵蝕不知凡幾知氏前娘李董氏以芥蒂[illegible]楊氏於大樹堡縣佐[illegible]署詞控縣長上控經縣府已遭不白不得自知情虛身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所費不貲秉公處理氏冤屈始得平反文氏不要其官縣長之謂呼氏身受其恩以爲報謹將事略諸報端聊表謝忱 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亞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九回 純一子重取參仙血 墨賽花大破火鴉兵

王逃眞道，仁兄不信，夜來說過，此物端的，在地下游行無礙，只是出入的路，必從生根發苗之處，若在那裏刨掘，地先走了，掘亦無益，如果好刨掘，何用費如許力氣，如今他着了這番驚恐，三五個月，不敢出頭，這却怎好，林登道，捨了這個參仙，老師可另有高法，治好墨賽花的病，王逃眞道，這個實難，我的學問，與尋大人一樣，他便莫有辦法，除此參仙之外，這些草木凡品，怎能起死回生，換得命過，宋洪聞言，不住沉吟嘆氣，林登叫道，哥哥今夜心焦，也是無益，不如且睡了，明日再行商量，王逃眞道，也說得是，便勸宋洪安置，衆人都去睡了，宋洪那裏睡得着，將到天明，便起身下床，見衆人都還未起，却開門出去小解，一面看那八卦山上，山光嵐氣，曉色蒼蒼，好鳥亂鳴，泉聲清冷，宋洪感嘆不已，想到墨參軍命在旦夕，轟山雷車，怎生解圍，我將參仙失落，怎好到山，一人想着，只是望那山上，不住吁氣，正在出神呆想，忽見山脚邊，幽林深處，一個老人走來，宋洪看那老者，道家裝束，拄一枝過頭藜杖，穿一領舊葛道袍，首頂竹冠，脚踏麻鞋，腰懸兩個葫蘆，生得仙風道骨，鶴髮童顏，緩步而來，到了宋洪面前，把宋洪一看，笑道，足下是何處英雄，不去與國家出力，來此深山何幹，宋洪見他形容古怪，言語非常，便答道，小可乃是大安山來的，有公幹到此，那道長大笑道，我知道了，想是墨參軍病勢危急，你們來尋王逃眞商議甚麼，宋洪道，正是爲此，道長道，他已是世外之人，各有正事，只顧纏他做甚，不瞞你說，王逃眞乃是老拙的小徒，我適從此間經過，正要去探他，宋洪聽見吃了一驚，連忙施禮，只見王逃眞的小兒子，跑出來見了，忙報進去道，老師父來了，王逃眞忙出來迎拜道，師父長久不來了，快請進來，那道長便同王逃眞一齊進莊，毫不謙讓，就去上面坐了，王娘娘同兩個兒子，都來參見，此時韓琴蕭芳，已經起來，亦來相見，那師父問了衆人姓名，稱贊道，皆濟世英雄也，王逃眞便對衆人道，我這師父，姓田名笑禪，道號純一子，本是吳越名醫，深明陰陽消長之理，七十歲上，厭棄塵世，入山修道，得地仙證果，今年一百四十歲了，現在隱居天台山中，是小弟受法恩師，韓琴稱羨不已，王逃眞問道，師父何來，笑禪道，我到江蘇赴龍沙會，比較赤書玉字，意欲通誠眞人，保持刼運，又因金雲仙子，借我丹母，久不見還，前往索取，今已取得，仍歸天台，打從此間經過，因久不與你相見，特留蹤步，昨夜到孤雁嶺，見月光可愛，遂住於松林之下，所以今早才到耳，韓琴眉頭一皺，私對王逃眞道，令師既是現在神仙，墨參軍之病，何不求告於他，必有妙術相救，王逃眞道，我也如此想法，

電影女明星

艾霞服毒又一說

（上海十六日訊）電影明星艾霞女士，自平滬以來，以兼長文學，輒投稿報端，遂名噪一時，頗負女性文人之目，影片傑作甚多，而最近新製之「時代的兒女」，影迷觀衆，正熱烈翹首以待其公映。「圖艾霞女士，忽以自殺聞，且係二度吞食鴉片，毒發而死，噩耗傳來，令人驚悼不置。茲將女士自殺經過詳情，錄誌如次。

家庭情形 女士名嚴以南，別字艾霞。年雙十。福建產，乃父名嚴家井。篤信道教，寓法租界霞飛路。第三六零號屋內，母早故。身世極感飄零，有一姊。姊婿名李必壽，往年亦冒斯身影界。現頗潦倒，女士固篤於手足之情。乃與姊同寓一處。

擅長藝術 女士畢業於北平某教會女子中學。故擅北平方言，非常流利，會習丹青，尤長文章。舉止瀟灑，脫盡女兒狀態。嗜舞台與銀幕生活，初來滬上。厮身於楊耐梅所創影戲公司，曾於兩國劇社○粉墨登場，嗣入天一影片公司。復由天一而轉入明星公司，以是所製名片不少。銀幕及文壇上，頗著聲譽。製有「時代的兒女」一片，影迷觀衆。正翹首希冀早日成功，今茲女士忽以自殺殞命聞。香消玉殞，亦云慘已。（未完）

舞台長篇 武俠小說 大棚弒俠（八）

（儂篇）

第十二回 馬青鋒學藝五台山 龍公子赴試北京城

將住宅的房子退了租，所有物件，搬到店裏後進房屋內去，節省開支，青鋒兄妹，也到店裏去住，如此又忙了幾天，方纔完畢，每逢七日，馬忠均請僧誦經，時光易過，早又百日，馬忠又請僧道做道場，燒冥鏹明器，忙過百日，方纔一心處理店事，晚間無事，便催促青鋒兄妹二人讀書，那知二人所識書字，比馬忠多多，馬忠那裏能夠教政，只有督的分兒，過了些時，馬忠訪知鄉間有位老先生姓郭，乃是位飽學的儒者，學問深邃，所收生徒，又都是些貧苦人家的子弟，都肯用心苦讀，共有學生六名，均以十三四歲，學費并不拘定多少，不過老先生擇人而教，差不多的學生，一見了面，他總是退學不受，因此他所教學生很少，人家子弟能得列在他門牆時，便無異身登科甲一般，受人家的重視，馬忠聞知這消息，便親自下鄉去見郭老先生，果然那郭老先生道貌岸然，不愧齒德俱尊四字，馬忠將青鋒兄妹的境况說明，及自身受托孤重任的情由說了，意欲將公子小姐，送在老先生門下受書的話，由頭至尾，說給郭老先生，請他俯允，郭老先生聞言，歎息道，難得你有這般心胸，老夫不好拒却，但有一層，我這書房內，別無第二個女生，這姑娘來讀，是不能的，那男學生可即日到此附讀，馬忠見肯答應，大喜稱謝，回家對青鋒兄妹說了，秀英見不要自己去讀書，心下甚是不樂，豬着嘴，坐在一傍，顯出不高興的樣子，馬忠家的知道他的心事，上前解說道，女孩兒家，能稍識幾個字就得了，針綫內政，乃是分內的事，姑娘何苦不樂呢，隨後如有叫的好先生，肯收女學生時，再送去姑娘就是了，秀英也不說甚麼，當日馬忠夫婦給青鋒預備一切，行李衣服書籍收拾停當，次日便僱一車子，馬忠送青鋒到鄉塾內去讀書，先拜了孔夫子，後拜了先生，又向諸同學奉了揖，馬忠從身邊摸出贄敬封兒，雙手奉與先生，又將束脩封兒送上，先生道，這贄敬封兒，我權收了，算是收一個新學生之禮，那束脩呢，我已知他是個無父無母之兒，却不能收的，老夫在鄉村設教，完全是排遣時光，並非想靠束脩度日，如靠束脩，像老夫只有這幾個貧寒子弟，却怎能過活呢，高誼見他這般說，只得遵命收了，拜謝先生，又囑照青鋒，在書房內讀書，務要用心，不要忘却你父親臨終遺訓，青鋒含淚答應，馬忠酸了鼻頭自去，由此後，青鋒便在書房內讀書了，一讀半年，讀書頗有進步，往往坐在自己位上，想起亡父臨終囑仇的話，便淚流滿面，將書本上淌得淚痕斑點，郭先生留神觀察，已非一次，初時以爲他不慣離家，乃是小孩子常有之事，及至半年，猶見他有流淚之事，忍不住時他喚到面前，問他因何流淚，莫非嫌書房內飲食苦，功課繁麼，還是有甚人欺負你了，或是爲睡遲起早，或是不放心家裏，在此思家了，青鋒見問，忍不住淚珠滾滾，回說老師有所不知，學生有件事，每日想起，總是不安，因此流淚，並非如老師所說件件，郭老先生見他說另有心事，不禁詫怪道，你小小年紀，怎會有心事呢，如今正在求學時代，萬不可因想心事，將自己學問荒廢，你且把你的心事說來，如是老夫能給你幫助的，便給你想法，如是不然，你還應加緊讀書是正經，馬青鋒道，學生的這件事，乃是難言之隱，欲待不說，老師又已垂詢，不容扯謊，如是說了，却又恐無濟於事，老師呵，想先父臨危之時，曾說他一生正直，因得罪了奸臣，被奸臣陷害，因此弄得傢倒不堪，終身不能安居，切齒之仇，分毫未報，又曾受國家大恩，生此骨肉，絲毫未酬，如今學生已是在此讀書，十年窗下，時間未免太長了，學生年幼，想來仇人年老，萬一學生能科舉成名，僥倖得一官半職，一則怕仇人位尊勢大，攀他不動